

新娘集

汝龍譯

新 娘 集

著 夫 訶 契 · 東 安

譯 龍 汝

Tr. by Constance Garnett)

著者 A. CHEKHOV

譯者 汝龍

出版者 平明出版社

上海汕頭路八二號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·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定價 九千五百元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平明一校

P. 182 1952 年 3 月初版

1952 年 7 月再版 2001—3500 冊



回憶

丹青柯

在安東·契訶夫和我所住的“Pension Russe”裏面，有兩個有趣的客人。……一個是從華沙來的，從最初起就使得契訶夫很驚奇。在旅館的飯桌上，他湊巧坐在我們旁邊。我現在所寫的是實實在在的事，不過聽起來有時倒像是捏造似的。

『對不起，也許您嫌我討厭，』那客人小聲對契訶夫說。

『爲甚麼？』

● 譯自一九二七年倫敦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, Ltd. 出版由 S. S. Koteliansky 編譯的安

東·契訶夫文學和戲劇方面的回憶錄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V. I. Nemirovich-Danchenko (1859-1942) 蘇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辦者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俄羅斯公寓，法語。——中譯者。

● 波蘭的京城。——中譯者。

「因為我的職業的緣故。」

「那麼您的職業是甚麼？」

我看見契訶夫的臉色嚴肅起來，不過他的眼睛裏還是閃着小小的、快活的火星。

「我……對不起……是特務。」

「甚麼？」

客人害臊的垂下眼光。我們鬧不清這是怎麼回事。

「真的。因為當初我在學校裏考試及不了格。可是著名的將領龐謝羅甫基將軍是家母的朋友。家母是上流女人。她在領年金過活。家父下葬時候有軍樂隊奏樂。」

「那位將軍跟你甚麼相干呢？」

「他是我們的恩人……」要是您樂意，他對家母說，「我可以替令郎在特務機關裏找個差使。」家母問他：「他有經常的月薪嗎？」聽到這話，將軍說：「不但有月薪，做完一件工作還有賞錢呢。」對不起，他果然替我找了這工作……「我們給他薪水好了；不過他身體不好，我們假托有甚麼公幹，派他出國，到氣候溫暖的地方去。」對不起，他果然把我派到這兒來了。」

「可是聽着，」安東·契訶夫認真的問道，他的眼睛裏含着笑意，「您會到當局那兒去說我的壞話嗎？」

「天吶！那我怎麼會？對不起！居然想着我會做這種事！我看過您的書。在我們的機關裏，名人是被人尊敬的。在一些房子的牆上甚至有大理石的牌子，寫着：『某某人在此逝世。』天！您居然說這種話，真吓壞了我！對不起！」

「可是注意，您是非打報告不可的，不是嗎？」安東·契訶夫接着說。

「是啊。」

「可是報告些甚麼事呢？」

「一般的說……對不起……算了吧！」

他眼望着牆角，忽然又說：

「報告人們的思想情況。」

「您這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我們得聽見一切的話，把那些話理出個頭緒來。對不起，我們的工作是細緻的工作。很費腦筋。家母叫我跪在將軍大人面前，用陳斯朵訶夫商店製造的聖母神像爲我祝福。我們衙

門裏，甚至出了個佩許多勳章的、真正的四等文官呢。

這個『對不起的特務』很想把我也牽連進去。

契訶夫看出來了。『聽着，華西里·伊凡諾維奇，讓我一個人來對付他好了！我想描寫他這樣的人。』

他品味他，品味他，可是後來丟開了。不過那情形是很有趣的。

一天安東·契訶夫對我說：

『我又跟他談過一回。我問他：『聽着，你爲甚麼選上了這樣的工作？』

『爲甚麼不可以選？』

『這不是很糟的工作嗎？』

『對不起。只要我出力，就會得到司丹尼斯拉夫勳章，別在鈕扣上，做爲酬勞。那有甚麼『糟』？這是挺好的差使啊。到每月二十號，我拿薪水。挺乾淨的差使。就連小說裏也描寫我們還有，對不起，人人怕我們，我們卻不怕別人。』

『可是有時會挨到揍的。』

『是啊，對不起，挨起揍來又不舒服又痛。不過，第一，別讓人家逮住啊。第二，有拳術。據說

我們要學一種新拳術，以備萬一，對不起！我很相信那套新拳術，它會幫我解圍。我們有一個……」他說了一個人的名字。

「也是特務？」

「對不起，是的。可是他不久就要做四等文官了。連將軍大人都跟他握手啊，他精通拳法。有一回，三個人打他都打不過。他給人看做英雄。長得又大又黑，像喀爾馬克●一樣，生得一身的毛，人人怕他。據說他一瞪眼，誰也受不了。可是我不贊成他。對不起，他有時用酷刑。那可是不大正派了……」

目次

回憶（丹青柯）

一

新 娘

三

在理髮店裏

三五

怪僻的人

四三

露馬脚的舌頭

五一

假病人

五九

怪 事

六五

醉

七三

過 火

八五

在陌生的國土上

九三

太太們

一〇一

強烈的印象·····	一〇九
靴子·····	一一七
壞事·····	一二五
貴族領袖的未亡人·····	一三五
喜事·····	一四三
照片簿·····	一四七
好人·····	一五一

新
娘
集

新 娘

一

這時候是晚上十點鐘，一輪明月照着花園。在叔明家裏，遵照祖母瑪爾娃·米海羅芙娜的意思，所做的晚禮拜正好做完，這時娜嘉（她剛剛走進花園裏不久）可以看見飯廳裏已經擺好晚飯了，她祖母穿着華麗的綢衫子忙走着走來走去；安德萊神甫，是大教堂的神甫長，他正在跟娜嘉的母親尼娜·伊凡諾芙娜談話；這時在窗子裏的燈光中，不知甚麼緣故，她母親顯得很年青，安德萊神甫的兒子安德萊·安德萊伊奇站在一旁，注意的聽着。

花園裏安靜而清涼，寧靜的黑影躺在地上。青蛙的閣閣聲從遠遠的，遠遠的城市那邊傳來。這兒有了五月的感覺，美妙的五月啊！人深深的呼吸着，熱烈的幻想着：不是在這兒，而是遠

遠的在天空底下，在樹的上方，遠遠的在空曠的鄉間，在田野上，和樹林裏，春天的生活現在正在展開，神秘，可愛，豐富，神聖——這是軟弱而犯罪的人類所不能瞭解的。不知因為甚麼緣故，人恨不得哭一場纔好。

她，娜嘉，已經二十三歲了。從她十六歲以來，她就一直熱烈的夢想着結婚，最後她總算跟安德萊·安德萊伊奇訂婚了，這青年現在正站在窗子裏面；她喜歡他，婚期已經決定，在七月七日，可是她心裏沒一點快活，她失眠，她的精神提不起來……她可以聽見廚房那個地下室，的敞開的窗子裏，用人們在忙忙碌碌，刀子叮叮噹噹的響着，門開開關關；那兒飄來烤雞和醃櫻桃的氣味；不知甚麼緣故，她覺得這種情形一輩子都會這樣，沒有變化，沒有了結。

✓ 有人走出房子來，站在台階上；那人是亞歷山大·吉莫非伊奇，或者照大家通常的稱呼，就是沙夏，他十天前從莫斯科來，住在她們家裏。許多年前，祖母的一個遠親，一個名叫瑪麗亞·彼得羅芙娜的，上流人家的寡婦，一個病容的、瘦小的、窮困的女人，常到她們家來告幫。她有一個兒子沙夏。不知甚麼緣故，大家都說他有藝術家的天才，等到他母親死了，娜嘉的祖母，爲了拯救自己的靈魂，就送他到莫斯科的柯密沙羅甫斯基學校去唸書；兩年以後他轉到一個繪畫學校去，在那兒差不多唸了十五年，纔勉強通過了建築科的畢業考試。可是他沒做建築

師，卻在石版印刷廠裏找了個差使。他差不多年年都來，總是病得很重，住在娜嘉的祖母這兒休息調養。

他現在穿一件大禮服，扣上了扣子，還穿一條破爛的帆布褲子，褲腿下面揉出許多繃褶。他的襯衫沒熨過；總之，他周身有一種不利落的神氣。他很瘦，長着大眼睛，又長又瘦的手指頭，一張留着鬍子的黑臉，不過儘管這樣，他還是挺漂亮。他住在叔明家裏，彷彿是這家裏的人一樣；他們家裏的人也不把他看做外人。他每回到這兒所住的那個房間，大家都叫做沙夏的房間。他站在台階上，看見了娜嘉，就走到她面前去。

「你們這兒挺好，」他說。

「當然這兒挺好；您應當在這兒住到秋天再走。」

「不錯，我也希望這樣。我敢說，我要在你們這兒住到九月間呢。」

他無緣無故的笑了，在她身旁坐下來。

「我坐在這兒，正在瞧着媽，」娜嘉說。「在這兒看上去，她顯得那麼年青！當然，我母親有她的弱點，」她頓了一頓，又說，「不過她仍舊是個不平常的女人。」

「對了，她很好……」沙夏同意。「您的母親，就她自己的言行舉止來說，當然是很好，很

可愛的女人，可是……我怎麼說好呢？今天我一清早到你家的廚房去，在那兒我看見四個用人睡在地板上，沒有床，褥子破破爛爛，一股臭氣，還有臭蟲，甲蟲……這跟二十年前一模一樣，一點變動也沒有。奶奶呢，唉，求上帝賜福給她！此外，你還能希望她怎樣呢？可是您母親講法國話，您知道；而且她還在私人的劇場裏演戲呢。想來，她總該明白的。」

沙夏講話的時候，總要伸出兩根瘦長的手指頭，在聽話人的面前指指點點。

「不知怎麼，我覺得這地方生疏了，現在我有點不習慣了，」他接着說。「真叫人弄不懂。人人都不做事情。您母親一天到晚走來走去，跟女皇一樣；奶奶也是甚麼事都不做，您也一樣。您的安德萊·安德萊伊奇也是甚麼事都不做。」

這種話，娜嘉去年就聽過了，她還覺得前年彷彿也聽過；她知道沙夏一開口，總是這一套，不會講別的道理；從前這種話還引得她開心，可是現在，不知甚麼緣故，她聽着心煩了。

「這些話陳腐得很，這些年來我聽厭了，」她說，站起來。「您應當想一點路路新鮮些的事情纔對。」

他笑了，也站起來，他們一塊兒朝那所房子走去。她高，美，身材勻稱，在他身旁越發顯得健康，衣服也很漂亮；她感到了這個，就替他難過，而且不知甚麼緣故，覺得有點窘。